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三十一

康熙八年己酉八十六歲

後學新鄭縣衛宗光　大[illegible]縣王[illegible]　訂

孫[illegible]　編

正月

初十日

復王夢麟　兩札出自肝膈而尹力學之久固不知[illegible]此言亦不能為此言[illegible]於[illegible]上[illegible]而[illegible]於意中實難遇但王欲[illegible]其過而[illegible]千聖要訣與夫子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一[illegible]相契合足下年未四十懷希聖之願直見[illegible]之志藝從前纂與縣志一切浮偽客氣皆自消融先[illegible]

謂學問不必專言[illegible]但於志仁處理會無妄[illegible]

生如云意中之過未能卒募畢竟志未真切[illegible]

[illegible]日宜三復附去會約一冊來既登謂

十六日

答周四明問六則

問[illegible]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此晝未達曰此言聖人化境也知[illegible]是也此中不容有一念之存不安死是猶有要生之念在夢周公是猶有用世之念在心與天便隔一層故必心與天化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夫子一生歷過多少學力纔全全的天命流行了纔

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三句話乃一件事　問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兩端之教此言未盡曰學與教原不分兩事自始至終俱有生熟兩般兩端始學在毋意必固我上用功毋意禁止之熟久而至於化則絕四矣故曰絕四兩端之教　意必固我四件是人行着極吃力的人然卻最害事非聖人不能絕也不能絕如何得此心空空而為兩端之教明乎妙會明的綠得便個天機自動　問敬者主一無適人謂一則是未發之中否曰聖門事上物物無一非性命流行只為說的太精微便

令人須處把捉不論發與未發只存一點敬之心則敬在而中即在矣　問中有主則實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萬感未形之際刻刻常存敬畏於操存純熟乃可言實然歟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求中有主節喜怒哀樂未發何以見中離已發何以見中有主先儒有說中有主則實又有說中有主則虛總是一意中有主故實是真實處是真虛處實亦不作賊說名新書說心是隨深勝　辨之心正是常存敬畏耳　問周子主靜出無欲然無欲必由持志然歟　曰聖學循次能主敬然

後能欲去理全而主於靜有欲何以爲敬不靜只
因有欲　問正公危舟不節曰心存誠敬一爻老
曰不如無心二者優劣何如曰心存誠敬所謂中
有主則實故外邪不能乘虛而入與爻老所謂無
心則老而安死時並由心存誠敬從能至於安
死可分安魄不必分優劣若以無心爲便恐至於
陵獵狂妄　先儒有言從古聖人皆聖人以合一
有持德有依據融化之事不可輕以告人危州者
夫與伲禱老人偶出高論可見若語之概極止名
甚與真儒原有別緣也

十二日

答王敬伯　前在貴州承顏接辭固知非流俗中人也役於予石佣恐傾繫焉實吏是藏道之器夫道在眼前無之非是人人俱足真是不可須臾離也無奈人之爲道而遠人則不可以爲道孔聖人四字教條垂誨萬世曰子臣弟友無人不在子臣弟友之中無人能滿子臣弟友之分故夫子自歎其未能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影之不聞而徒事於口耳文辭斯士耳末技耳豈足謂於君子之道哉來札云日用人倫間求無愧於心此孔孟歷

本祖僕前來與諸同人所言雖人各問答其大旨
總在弱上用齋可互觀進修會約一冊

十三日

晚五倚與天章群諸子語之曰二子所謂沉潛而篤
於學者矣然沉潛之人發揚常少未免因循今日
如是明年如是勢且至矣其故步加無價寶珠埋
沒泥塗其溷中初遇之久且忘之間有欲為指示
者且不敢認為已物良可嘆也須發起精神日有
知月無忘方有深造自得之趣試思孔子一生學
習其所云如不及而猶恐失者是何物耶我輩果

看的如此真切自然放手不得二子勉之

十五日

孔子贊　七十從心老而安死不夢周公一念不起人世而天穀亦不已春秋述民不求榮仕天子北面背天同祀先民以來未有賢於堯舜遠矣

十六日

鹿伯順贊　公爲諸生處女守身公舉孝廉俠士爲鄰自入官後到處認真修明賤業清白純廉不計得喪不顧害與天子宣督宰相怨贖徐理所論不務其神我是濟書學背益純江村之所姚江之微

百有餘歲道域同歸以予靜爲知己依元晦之忠臣嘗自命爲吾黨之狂簡豈甘心於朱子而未仁力能闢關學瑕固備夜漏去傷溫故知新予因十年所心服而敬事凡一身而數直諒多聞之三益者實惟公一人

十七日

顏子贊　學庸論孟四子之書論語而[illegible]獨顏氏子既能發行[illegible]論[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庸何以曰萬世教澤無窮者在于當天何以曰顏淵死而孔子之道未[illegible]傳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窮見夫子之道如日經天開與顏曾思孟豈能淤抑又思之未盡傳質未盡傳見夫子之道與天同遠再添幾箇顏曾思孟彷得其詠於吾言無所不悅惟我與爾一體自如回之言曰子在回何敢死子之言曰淵死天實喪予夫子嘗自謂所之好學又嘗稱顏氏子好學一場大事孔顏相與以有成其所好古敏求如不及而猶恐失與有道無且語之不惰不違不貳者猶并同事一不違仁於終食一不違仁於三月一從心不踰矩一從欲而不由雖日一間之未達盡天不假之以得詣

十八日

曾子贊　忠恕盡道弘毅當仁貫先吾乎斯道勤斯道之際敬益純於啓手啓足之辰以濯以暴得論之神若無若虛信友之真一發一逃質亦似有唯有胃自爲鄙固勿之請事三省之守身遠場大事尼山首門前無所固子與氏私淑於百七十年之後子思子雖嫡孫尙未得於親親一時共學百代明經實惟我復聖宗聖之二人

十九日

子思子贊　中庸之書大易之微一誠爲主萬聖同

歸仲尼統天地萬物之全于思閫天人性命之幾
語大小而莫載莫破察上下而魚躍鳶飛既揚先
聖之輝又傳後賢之衣有是祖有是孫有是師有
是弟一燈相續萬古同輝至誠至聖總仲尼一身
之變現而天之生物不測鬼神之誠不可揜亦皆
仲尼一身之發揮此道甚費此理最隱述聖爲能
窺其秘而洩英機

二十日

孟子贊　顏曾於孔子一步一趨孟子學孔子乃合
乃離離合而與之相究所學其時時之所在與世

推行往止久速原無成案辭受取予豈可預期義利之辨判明指掌王霸之分故諸列國欲闢欲朝欲蒞欲撫總屬任巳之私好貨好色好勇好樂皆爲致王之資旦氣夜氣句 人亦之有發集義養氣聖學莫之或欺孔子之道人謂得孟子而大光陞子之學亦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於盡論語孝弟爲仁之本故孟子當年對諸侯王開口便以仁義爲辭七篇之中又每於孝弟而詳悉仁義禮智樂之實只一孝弟盡之守先王之道以孝弟守之待後之學者以孝弟待之此是顏學真血脈千載而下

孔孟並稱意者其在於斯

二十一日

十哲兩廡詩　十哲諸賢暨兩廡總從敎化見川流孔庭一廟稱天爵若箇侯王敢匹休　有若何爲居廡下濂溪明道已升堂姚江猛力留孤柱抑若非尼御是揚

二十二日

六子憶　文靖元時第一人甯陵恰與洛陽鄰起東莜昳皆同調更有江村好認眞　客問何爲憶六子也予曰文靖鄉之前輩私淑久江村吾友也四

子者各有集予讀之語多同不知彼先得我心之
同耶我先得彼心之同耶同者自不能强爲之與
故姑憶之
二十三日
裕卿配京張仲兄弟暨學伯楷心又預同日來舘嗣
後來舘同享恂恂然知爲孝友士予語之曰學何
爲且哉學古人之爲孝子悌弟者而已矣夫舜唐
虞之孝子也孔子春秋之孝子也孟子言堯舜不
陳乃所以願學孔子故七篇之中陳王道則以孝
弟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無一句

話一楷事能了孝弟尹吉甫作周宣中興歸而飲
御乃在張仲孝友今之張仲非昔之張仲也而孝
友則一也豈心之來信信此孝弟而已矣又預之
必爲爲此孝弟而已矣羅近溪曰孝弟二字爲天
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
起死回生者哉斯言日宜三復

二十四日

有所思遂爾朋從書此志警　一塵拂去一塵生沒
羨古人無爭行功力未深難强合天空雲淨月常
明

二十七日

問作者七人曰若晨門荷蕢鉏耘耦晨門知其不可而爲一語雖諷語然卻把夫子一生心事都說出荷蕢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說有[illegible]已亦了不見[illegible]心於世楚狂講了他的道理大千下欲變之[illegible]別有一種道理沮溺講天下無道誰以易之[illegible]政以天下無道我當與易乾坤不毀無以見[illegible]義丈人只曉得潔身所以爲隱者孔子當日原以有深相知者故曰莫我知也夫嘆人太孔子而[illegible]指在得學便失之矣七人者俱非常人其于孔子亦[illegible]

重但只是但匪講經道則匯一深求其大孔子之

自御不得孔子之大讀者其看依是輕為但

二十九日

齊取于堯　學人自立甚難必須借助於良友程州

自不乏大夫之賢士之仁第在我擇能其所以求

之友之者我之身果賢耶仁耶欲仁賢自不恐無

我也取人以身從古記之夫子觀臨斷不蕪多及

公車時早來兩月為但

二月

初一日

易爲道學之源不知易則不知天地之消息而我之

、觀鴻一物耳盈天地之間只是陰陽兩端翻之耳

間一消一息有許多變化之理而我身之所具

身故聖人一一以身印之六十四卦之理具於我天

地萬物之理總在一部易書中矣

序卦傳　劉念臺云有天地然後有[illegible]全[illegible]且一部

易書綱領三才之義皆在盈天地之間至[illegible]之雜

也此段見人物初生氣象物稚不可不養至比者

比也此段見聖人處[illegible][illegible]也有泰然後有所

畜至受之以履此段初[illegible]入人事上有然後安至

受之以否此段由八卦[illegible]氣[illegible]泰[illegible]大升降

之會自乾坤至此凡十卦矣自否不可終否之[illegible]

事也此段自否還至蠱中更論[illegible]治亂之際

而上歸來歸有事天下復大然矣有事而後可大

至賁賁者飾也此段又經有事之後[illegible]斷治[illegible]至大

乎文物之盛飾然後亨則盡受之以剝自泰否而後

又閱十卦矣至此仍言[illegible]人[illegible]復之還復則不妄

至受之以大過此段又自世道轉入人心以著君

體遷用之機物不可終過至離此又自人心

轉入誠明一路爲治道之本天地所以長經事也

上經三十卦乾坤立天地之體坎離效天地之用

中間妙是四陽卦相錯而成合之見先天之妙氣

化為主而人事應之故治日實多亂日嘗少有大

也然後有萬物主禮義有相錯就乾卦推成功

成女為夫婦之道以見其甚大如此夫婦之道可

恒者久也咸恒反對上文首言夫婦之道而正此

以久遠合之物不可久居其所歷窮者傷也咸恒

之後便繼以遯見世道不好消息盈虛亦不可恒

也而難歸於夷也傷於外者主受之以解此長繼

夷之後復自合而乖由難而解見人事不常之故

解者緩也主受之以益下經闔十卦而受損益其變從泰否來一是闔氣化盛衰之始一是闔人事盛衰之始故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益而不已主受之以井此段從益之後得夬因得遇得萃得升仍得困以下見人事消息進退之一端井道不可不革主受之以鼎此段又推治亂盛衰之會主器者莫若長子主艮者止也又推反主復以推盛衰之也物不可以終止主漸歸妹仍推進而後又闔十卦主此仍序夫婦之道於父子之後而得盛衰之會得其所歸者主受之以旅又推之世道盛衰

之大會旅無所容至小過又轉入人事上見吾矣

憂虞不常之故有遯物者至未濟終焉稱世道屈

衰之終會下經三十四卦咸恒立夫婦之大義説

未濟效生成之大功其間始是同陰長相繼而激

合之見後天之易人事為主而化氣隨之故皆然

常多吉氣常少　或問孔子序卦未必盡是乎

之意曰殷周易已不同於夏商周思孔子亂辭存

更置亦未必盡同義理人事盛衰消息亦豈有一

定哉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初六日

復湯孔伯　別後時切念之念僕四十年孫方須承之擔一旦得其人焉付之此身輕快何如然僕身輕了二分未免爲汎已墮了一分也前付劉心居一字未得教示竟有字云作客來同王吉來荷環手札若覩之眉飛亂起居言云小人侍左右數年在家在外絕不欲管閒事專意讀書接人少而安分門下人不敢生事家固不饒日用未妨　常往荷堂中蝎體老夫聞此言笑翻杯椅倒　蕭見曰何物王吉乃能爲吾孔伯將生面耶於小人之口得良友之助只此便見任重道遠兼與處過來遠

近聞人漫設乎有慎與之意且有未及志學之年
而便欲立志者劉念臺之言曰三十年胡亂走而
今始知道不遠人念臺集中多與諸主月子直學
生之仲尼乎陽明見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來
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爲不孤宗傳一編云
意以濂溪爲孔子之嗣知以橫渠爲顏子之嗣則
不謂念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近讀楊慈湖集皆
真實做工夫人不可少也慈湖今年八十有六矣然
此一件事方稍覺得與吾身原自親切始知孔子
人一生好古敏求如不及然其中若有不甚親而

食物而飲即欲歌手不能止此段言殊冗以與世
之於人二三朋與言者又不絕其喋喋不休一合
至竟欲令惜兒與保抱歲二過[illegible]而習聞人
謂友朋之益如三炭相燃其中焰生蓋物聚而氣
勝也分而置之不獨無焰且將不燃矣保抱[illegible]
辭館意固有在此時正好料理出門不謂兩人者
豫以父母風燭見女幽尋不能出門顧戀之意甚
將有事太康獨之往鄢且君有心男子也可惡已
中情事亦舒懷惜兒許之

初八日

語諸子曰這件事聖賢千言萬語費多少苦心與醒
迷〻人只是不醒以爲光不的便解不開斷絕不
照管自有寶而自失之如求雞犬而不知求心知
養桐梓而不知養身真可哀也已我輩果能如前
聖賢憫天下萬世之苦 心當自有悦懌而欲不
悃者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及曰語之不
惰及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此正與發憤忘老不
及猶恐失同一功課千載下不及見孔顏孔顏之
心至今宛宛在此見此心即見孔顏矣從江村嘗
云爲甚不惰顏子境界惰不得了自己性命得去

予發覺何處得以自照何時得以自己挑動消息
欲罷不能知孔子其天知顏者其孔

廿三日

復趙寬夫　吾丈自前番病後覺得胸中純粹精神
此便是從苦境中磨鍊經此一番長進其識趣自
是不同生意樹上長常亦由你說學問之事只是
要求自得自得則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纔是集
義不能自得積無破綻終是義襲前所云到底許
爲寬夫大有識力人徹底徹不令有一事一念
之疚無務求一箇天腸字泰此老夫所深望於良

友者此也五倫攸叙慶在天有道無妖一衡並自是確論然詩書所謂一人有慶者那性慶耶亦畢竟親榮旨順適一邊說耳至殺身成仁盡之舍生取義敎之不幸短命於夭之理無妨畢究不可爲慶之事耳所欲所惡所樂俱是性命之理所謂本體皆順而工夫皆逆學問全在逆上得力這條正與同人者力講習此段

十四日

役錢升階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無一物一事一時一念而非道也莫如日日飲不厭飲日日食

不厭食人不知只此是道故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劉念臺曰三十年胡亂走而今始知道不遠人邇悅然有得於飲食之事也耳所聞目所見無處非性命之流行則無處非悅心之禮義此之謂知德此之謂聞道孔子志年忘食類之有造無止皆有得於其味故不容自已吾友既知於日用飲食中醫效者力之久其味自出非我等原不信此於朋友聚無朋友則作較柔之候回想從前非真歡提攜則堅紮也久矣老夫今日[illegible]於同人者大家鼓舞相與有成昔人一二炭相燃其中將生分[illegible]

貫之不獨無熠且將不燃矣

十五日

讀洪範而暘燠寒風與貌言視聽思相爲流通讀易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是合八卦而始成其身帝載不可見所可見者八卦之效靈心靈不可見所可見者聚體之用爭競則天文德之雜與於構間一不已孔子曰知我其天則人與天原分之而無可分亦合之而不待合者也若以爲漠不相關者豈能與易故作欺人語哉周子之言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

天我輩但立必爲聖人之志則日用之間有決則焉將見五行之運八卦之德不在天近取諸身而足矣邵子曰以一物之物爲萬物之物者人也以一人之人爲萬人之人者聖人也人而聖人則人也而天矣三無道人渡河余舉此言相質三無道人曰然請錄以告夫同志

十六日

得嶠晉仲書　試言初聞茲與同人爲位樹斯力行之曰未有的然不宜張皇料晉仲必不主是手字來樹斯適在坐曰晉仲遺此一番大病學問當還

益一番矣來人倘能索回首不必多作數聯閑敘
字令習仲見老夫面目進別詩學脈談論一收其
閑找韓生平非數語所能了嘗進須促而商

十七日

復與人包　別我以道久矣心切念之題詞甚哉此
懇懇不忍釋手此是入字訣實做工夫希聞
當補入家傳耳每念其緣見我以道手澤未識一
字一圈俱非泛泛閒批見此心之不放而可貴
一部集其受益自是不淺老夫入十六年來於
於往年獨心思尚未至於揣摩閲念處云曰三

十年胡亂走而今始知道不遠人劉師培先生其
宗旨正與我輩相符恨不即握手一詳言之援劉
振之許來手字匆匆草復不盡欲語

十八日

吳氏誠齋家譜序

國有歷史家有譜由來尚矣之要非
徒點綴文明飾觀[illegible]已也[illegible]以居于君公懷行於
上與仁義禮本一家則[illegible]家大夫卿士懷行於
下忠孝慈愛[illegible]以[illegible]一家譜之以別其辨合
之以聯其情分而不散久而不紊[illegible]之隆替
道治之大道也然國歷自遵底蘊循[illegible]未有或

廢者譜家唯除一二世系者錄有名家作述記
葉之故或以家世譜而見官不顯以白屋子孫
未形疑爲僭而不敢修或爲不私臨而不必修又
籍記不備父老不傳族黨之舒多於祖父之存人
失欲修而不能修相率援擬疑似根本膜而叙序
頭皆不識面不識名何之踪人何之系蒙者比比
也不知有此身則有身所自生與身所同氣一體
之人一傳而派衍再傳而流分不急修繕前人今
日待之異日食傳合之遠派何由尋趨乎故譜家之
世次錯延我不必以關闊擴越譜系之勤斷斷求

我[illegible]來歡也稱家之孫子[illegible]必以
單弱居也各記其行事姓名數輕陸稱元氣行於
一家雍和將進而在國在天下矣盡人生百年所
勤懇焦勞者咸身外事惟此爲不容緩圖者自己
已後吾鄉頻遭兵火予每於親知譜次多及修譜
事信者俯信然按圖而行者尚未槩見今耿公譜
與極纂成其家譜可謂知所重矣惟是百按六年
背耿氏五世從予遊者數人從孫既遊者數人譜
孫永與鉴於其族極爲吾家武城宗之孫而得與譜
錄爲朱陳好故於其請之成也樂[illegible]書

二十一日

厥如讀易余語之曰廣八卦之象廣止此乎厥初曰舉此以例其餘耳萬物皆八卦所生豈予曰予可與言易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不得其言而執一句況一句經聖人拈出者便信爲理之所有未經聖人拈出者便以爲理之所無一句遮不去矣予解此可與言學矣

二十五日

第五孫女出嫁於毛氏

三月

初一日

或問揲蓍之義曰大易本文言之已詳曰受命如嚮可與酬酢祐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等語此亦惟中孚無妄之人可與言此若非其人恐神亦厭其瀆而不告矣獨念靈曰卜筮之法相沿舊矣至其閑一切配合造化處蓋亦微會及此因借以尊聖人之教使人不敢褻用耳請聖人書要得其活潑之意夫子曰要盟神必不聽豈胸尚未了作此語耶夫子一辭也用易之人能悟是易則聖人所著卦六爻矣凡吉凶之幾兆端已發將至而未至者曰來

吉凶之理見在於此二一定而可知者曰往知來者先知也藏往者了然蘊蓄於胸中也

初五日

保汝問知來藏往何也曰天地間凡事物理數一往一來盡之矣來者不知由往者未得了然蘊蓄於胸中也氣運之盛衰興廢人事之得失休咎在事跡然來者可鑒夫子曰百世可知正斷以驗往也藏往知來我二事易融而不用者易者而不用卦无卜筮而知吉凶猶藉以自見以服人不假於殺伐之威此聖人之心易乃作易之本

初九日

奏見攝溥孫親迎於成安

湯孔伯問朱子謂程傳言理甚精而象數未備來瞿塘先心象學二十九年其注易或以卦情或以卦形或以卦體或以中爻或以爻變或以占中或以錯綜與孔子言錯綜其數非其中爻不備旁卦雜卦之相聯相配似無不合不知果皆自然之理與抑未免有牽強之說與瞿塘之學或可與程朱並行而不悖與曰易之爲書辭變象占四者而已河出圖洛出書不自然之文章聖人則之以立其辭

天地變化有自然之變聖人效之以立其變天地
象見吉凶有自然之象聖人繫之以立其象天生
神物有自然之占聖人則之以立其占有自然而
然豈聖人勉强自作哉程朱言易大段已具謂易
之精蘊程朱說盡後儒不必再言則乾坤之學道
久矣程朱言程朱之言瞿塘言瞿塘之言個個相
生各具一體皆所謂大易之功人也平常謂易是
本書不知易卻是箇人謂易是羲文周孔箇大聖
人不知吾心中亦各具有一部易在學易者不過
向羲文周孔問易第問之自心而已

初十日

易不可爲典要此語理會的明白方可與言易如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而末又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也蓋立象盡意者聖人作易之意得意忘象者聖人用易之妙也指各有在豈容執論　形上形下千古論道要語也上下猶不能形道器本非有二前五謂字謂者名也後六存字存者在也上文言化而裁之名之曰變下文言化而裁之在乎其變意各不同名者乃指天下之道理

存者尊王大易之卦爻

十九日

復崔王墳　言別三月時入夢思不謂遂有鼓盆之變傷哉何言緬思之天下事變無窮古人未有不身經者常變順逆無非道理之時約而倫理中一件取是色便可頂立於天地之間矣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人子之所甚不幸者無母而閔子以無母而得稱大賢或以不幸而成無母之賢政且　以無母之人而益成子之孝此便是孔門中一道真對請夫何[illegible][illegible]匪以

嫁女娶婦營懷四月初當遣特兒往候匆匆不多

及葬自愧吾人不敢執杖見父更當爲太公自贊

二十三日

答湯孔伯　趙錦帆久相與知其爲詩人也昨過兼

山堂論學大旨正與我輩合其論易也謂程朱之

[illegible]求不得詣孟子之道得陽明而大光且有引

人向學之意魏環溪十年嘗纂述以書求其言曰

某不自揣有日知齋言錄一書成而未梓僅言錄

一書將而未成者深愧夫僞而趨爲空言而無實

用著以自警壁盈數百言皆著痛擊此君人多稱

之道亦可悉其人否前字從日試中錄之以付言

臣忽阻雨不能行念同人其會之類有便鴻故不
敢輕錯過然中之所欲言者原非筆舌能盡也

四月

初四日

節孝婦崔氏　入取節錄

陳留縣崔氏故墹村人魏一甦妻年二十而婦無嗣
時在天啟丙寅也勤井臼事翁姑以孝聞翁姑沒
氏三年負土爲築一塚巍然并葬其翁之父母塚
亦如之魏鼎寒之族既無夫裔又失歸甯有田十

餘畝新穫以易□未屆限已許荒午末兵燹柔田
滄海終不能奪其志門也卻止節孝具呈本縣已
中丞旌表矣氏年已七十歎貞足壽殷玉伯孝廉
親過其廬歸而爲予言因錄其槩

初五日

贈程壽卷　壽卷子鳳陽人以寫神擅名王蓼航大
史稱爲顧愷之後一人也見輩與友門二三子至
玉草堂欲爲廣倩存此老面目子曰古來名人流
傳至今日者傳其人也非傳其形也人不足存形
於何有壽卷曰天地間無一物是有無一物非有

子聞之曰程君非繪士乃學人也無一物是有有仍歸無也無一物非有無仍生有也知此則凡虛實動靜內外始終一切亂屬消長之理終不外是蒿菴其學人乎繪事其藝餘耳易曰象者像也易尚象含象不可以爲易而又曰像也則又無迹象之可執矣故劉念臺曰象即所謂形而下者也緣即所謂形而上者也蒿菴于意在象先故落筆自入微妙瓠廬頻上三毫也敢行書以爲贈

初七日

八十六歲像自贊　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

爾何爲耳曰勿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願愛覽
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肥瘠不慕榮仕衣屢
文繡食甘糅粃隱不在山亦不在水隱於畢人七
十年矣遶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
聊以卒歲如斯而已

初八日

復魏環極　僕初知先生於大隱經而從申鳧盟□
中栢鄉公集中欲其聚通郝雪海王雲航趙錦帆
諸君過草堂俱稱當代學人任道之勇執德之固
不復有敢爲轉念者惟蔚州公一人而已馬玉笥

每有字來亦許言之夫諸君之推重先生者未必盡深於學問之人然莫不以先生為宗則先生之品行服人由來久矣某以衰病野人躡屩裹糧自不敢輕通姓名於左右去歲嘗正以手字見示始知先生之獨野人亦不害野人之獨先生也故不忍自外謬附一言為文母太君致祝乃蒙虛懷下質娓娓數百言真問不能問寡之盛心也迥賢大札字字淋漓千里之外不獨見其面已見其心矣所論訂正三種僭為一一評聊以見意先生不忍以一字欺我某何敢有一字欺先生哉竊思其備名

世代不乏人遠不具論宋元之際道在許子嘗往與靜修同徵過容城尚進止靜修曰公不[illegible]則道不行某亦出則道不尊二子固各有所處也明之際道久矣有所屬矣先生與栢鄉公真道此事不任還教誰任知兩先生斷不肯輕讓之他人耳某今年八十有六矣幼蒙良友提攜稍知自愛今耄矣叨兩先生之知更出意外眷日隮上之誼先生定聞之一息尚存敢不自勉以辱先生之知過乎語而無斟酌言直率先生自諒之先生撝謙太過某何敢承敬辭之掌記

十二日

錯綜說・ 錯綜之說暢於來非自來創言之也孔子固言之矣曰錯綜其數亦非孔子創言之也伏羲圓圖一左一右之形也雖未名錯而錯義已備文王序卦一上一下之說也雖未名綜而綜義已備孔子目擊之而道存焉故曰錯綜其數然亦未明言之也至來鮮而始暢言之綜有四正錯有四隅錯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錯隅有以隅綜正論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象有

占中之象皆存千古未發其自謂孔子後而易已亡若至今日始明始非虛語也抑余有說存焉前有易卦未畫亦不見少有畫而卦辭爻辭系辭亦不見少並有卦爻彖象之辭而始知其不可少也嗣後談易者漢惟子雲宋則有堯夫至程朱則專主於理不論象數雖自云止說得七分象失其傳一然象之義俱在其中矣亦不見其少也今矣鮮錯綜其數夫闡前聖前儒未發之蘊易云大備矣然易之蘊果盡於此乎非也造化之妙到底有不盡之蘊羲文言羲文之言周孔言周孔之言程朱衆

亦各言其所言而已不知此不可以學易不學易

不可以入德請以質之同人

十二日

與崔玉階　歲前郝雪海見顧謂先生有志於學惜在何時曰自讀禮始雪海曰學從孺慕發念其學乃真時欲謝客鹿伯順獨曰居喪儘事可廢焉不可廢學朋友講習正所以助我讀禮也先生論之詳矣舍學復何事哉後伯順居憂程學者日與鹿先生平生多病僕相伴於喪次者五閱月今日親炙色養太公之暇亦只有與一二良友商榷此件

便是真實讀禮耳

十三日

符三無道人　親翁渡河後每讀易有發欲質便覺無人來易哉大有功於四聖然其精意妙法俱自錯綜其數一語出要皆本原程朱會通諸儒而闡明未備者爲新有錯綜說係汝已敘之付覓夫矣敬以質之高明大都識易全要見自己之易程朱言理程朱之易也矣辭言象矣辭之易也謂來有功於程朱則可謂來歷倒程朱則全失之矣

十四日

寄趙寬夫　形衰氣弱日甚一日然日求知月來能今日方覺此件事最關切於身心性命爲萬不可已時與保汝言之頗惕老懷也許州使君丁鄭同人已逝爲之悵然不能爲其太君致奠一緘爲慰附瑞田代陳鄙意介茲令器也勉之進修以大家聲老夫亦借光矣邇來同人頗有與起之意昨蔚州魏環極十年氣味千里音書娓娓數百言無一字不自肝膈中出眞此時第一學人也所欲與吾丈言者甚多不及一一瑞田能道之

十五日

兼山堂勉二三子一則　學人通病始於見已之長而見人之短究且護已之短而棄人之長舜之好問好察文之望道未見孔子未能何有顏之若虛若無全是治這箇病一毫意見不設所以其用在天下後世木石皆有靈性飛潛總是化機而況於並生同體之人乎大凡人有勝於我者則敬而尊之人有不如我者則引而進之甚至於橫逆之人且矜而容之則無處無時非進德修業之地其不及人不爲憂矣予思此病久今雖衰矣仍時時服此藥也故以告我同人

十六日

寄趙介定　學之一字從古有之至獨闢此門專習其事自孔聖人始故孩提之童從抱歲本入小學人便呼為學生即至三公九卿仍自稱為學生爲聖賢豪傑忠臣義士名公巨卿無不從此入門從此起家則天地間之最美最樂者莫如學矣然人習其事而不能享其樂者只未嘗實致其力耳夫子入孝出弟一節孟子孝親從兄一節此便是真實用力處夫子之道盡於此孔孟之道盡於此介茲勉之惰遠聯難存此字節如對老夫也

十七日

重訂讀易大旨此日起

二十七日

復錢玉階　昨見暨歸備道喬梓情摯或切切爲子孫之憂或懍懍爲父病之懼此人生至性所謂南北海心同理同也然提一憂字一懼字固各有所以釋憂釋懼當境中[illegible]吃緊之學力務求可只依口頭語也僕嘗論家禮者乃各家所行之禮原非定案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諸侯大夫暨士庶人最妙在一達字達禮有定案哉呂新吾先生有四

禮疑梓傳已久畫疑乎其所不得不疑也僕因而
有四禮酌酌未定故未敢示人耳
二十八日
涿州庠生萬世法妻劉氏爲碭山縣知縣劉萱姪女
世法歿時氏方十九歲遺孤椶方數月而氏矢志
靡他堅如金石方世法沒時家故饒及椶長而家
業蕩然至不能供朝夕氏恬然安之未幾椶妻卒
椶亦相繼逝氏茹苦彌堅人憐而義之
五月
初五日

寄張如磐　前賈輝老寓林處時嘗往返金陵衙關

有道起居今雖鎩羽久蹶而東山重望尚屬頌於吾鄉後學之口老親翁洵當世之麟鳳哉弟衰謬日增今八十有六幸不填溝壑蒸燈燭之餘猶與二三子弟效老生腐談然亦自惜其多事特草對人報稱宵蓄之不容已耳茲鹿忠節公仲孫洗心南遊訪友過金陵思一瞻模範草佈數行聊當代面鹿生名家子老親翁道德宗盟定念其先人而不惜賜之教誨也

初六日

寄曹子固　憶甲辰之暮春於衢源邂逅與有道僕一見皆伊時僕僕風塵相見之頃雖衰老困憊之軀頓忘其勞倦也先生家世爲斯文之宗盟僕如僕亦叨有良緣別後何曉悵何曾無由一問動定聆小价隨湯孔伯甫歸備先生亦念僕於口頗謂益切懷恭茲鹿忠備與孫洗心甫從僕遊篤謝嘯之一候起居忠備公當日與在翰翰君子生死交情誼自干古今讀家後且復堪者哉鹿生衛衛識其人一聯舊好亦友道中一段佳話先生爲道義聲氣所歸想定樂聞此言也老况不瑣陳甫

望不勝馳慕

初七日

寄崔惕菴　春暮令甥自四明來得悉近況深慰老懷承手劄殷切兼分淸俸遠餉知己相念之意可謂久而益篤矣感佩長極反覆札中之言具見道念勃然皆自磨鍊反勘中証驗官成可期把臂入林或當有日耳茲鹿溪觀南遊迹陸爲之介紹一睹顏色附此聊通寸心溪觀忠節嫡允我輩皆瓣香江村之人舊日之交游無過而問之者道太爲道義糾纏想不惜片晌春風一爲名前哲辨顏耳

老況不及詳陳密觀能口道[illegible]之僕耄年讀易近
始覺得用易之道在倫常日用間不反而求之于
身不知易之親切易之精妙 不盡

初十日

與程念伊 頃途孫家守來傳老公祖近奉採訪山
林功令欲以豚兒姓名應之哀賁文再進臺命尤
某叉手問之慚悚無地若難以自對對人者敢違
鄙衷竊惟慈恩治某廷拙我腐濫叨弓旌大典屢
矣自愧無能報稱彌延異數今八十有六幸以守
拙省全數年來率兒孫耕野扱屣得安全茲承

餘生是皆明公之所賜也某一生於貧有稼耕生
皆自食其力耕鑿灑掃兒孫身自為之厥兒掃灑
在某左右居家則任書記瑣屑之事出門則代為
力奔走之勞因是學業久荒不能進取年已四十
遂成廢棄今老公祖何所聞而欲諂磨大典不獨
孺子學業未成行誼未立有辱知人之明而治其
蘢屢之年父子又來過情之譽老公祖相愛在格
外倘望相成以德也已竭衰庚文亟寢此舉尚懇
鑒其愚誠另為採訪厥兒因此稍知自勵勉圖進
修矢報知遇正在彼而不在此也

十二日

聞金仲遠客死丹徒感賦志慟　論交君伯氏，

在昔思聲氣徽壤見君貌錫闡並言看門反鋒銳

我於淮水畔何嘗修分偕登斯大吉衙輛雜翼兵

絶意搜青紫疾哀散遐文不憎沁力矣理學忠節

編照難流雙美濟難慎偃偷龍翼臍中宿禮聚故

家風奇氣深遂邃六傳之子游四友之類予行矣

各顯遙無厭艱筆紙丁未數行書展勤期還視我

方服為穿因問貌及耳丹徒延夏參尚指長足否

深冀足者否何來否者是大吳費仲子行已矣焉能

巳人謂滿蹇死我謂天下士

十三日

書扇贈密觀南遊　密觀別三年矣念我甚而病已酉春暮衣來視予蘇門且欲過白下訪邵左石公兩君子潁行予謂之曰古人之遊山水從一二賢賢取友急務也君家忠節公聲氣滿天下所尊一席地當世之賢豪義烈豈以爲歸所之猶今乎如入其鄉而過其廬可不一問其家世之盛衰乎孫之消長乎其與予詩交者皆私淑爾祖氣概屑而河山之慕而遊歷有同心亦當一過而問焉

以詔予則予之自悟也孟子論友善由知國而天下又尚論古之人今日之遊當取義於斯

十五日

與王公遠嘉興太守 老年翁王詡高踪堪贊伴翁不使於雜遝[illegible]稔聞風義久矣前分巡北河相距密邇未遂識荊賤辰辱蒙屏寵及遊芳豚兒在錫遭署中夜承尚誼感佩寸心至今猶依依左右也近聞鶯湖治狀追古循良益國慶甥婿嘗覲有因甥之行便道化疆一叩顏色庶生忠節公婿尤自失業後謀生爲艱老年翁應念其名裔

不惜片晌坐之春風也貴治魏忠節先生翁之舊交也其諸孫允楠允枚諸昆弟安貧力學能世其業賢使君表忠闡幽正老年翁意念中事耳莊此佈候不盡馳溯

十六日

寄魏少君諱允楠　自魏渭公爺手訂遺詩集後胡信山再傳函刻千里殷殷懇懇不遺老夫可謂能念世誼矣猶是耄廢之人不足為通家重前之函每念名德之裔天必佑以賢其家聲當日共事諸前輩雖久隔泉壤而後昆蔚起人爭羨聚述

賢郡從學品秩長列又請替不敢雁行也甲辰之
春與令親曹子固邂逅於衛源逆旅得間隱它嘉
況口燭佈闔益鹿窑觀南遊取道奉訪款給相謝
因念兩忠節先生生死交情僕得追隨尺旋旨聲
當日情事今四十年後兩家之孫枝得聯有好共
斯稱屬亦後死者之快事也

十七月

與別幽明明府哀祭彼此得者　辱承聯緣龍頌草
爐孺子何知當此殊遇百面彼多愆益深要經之譴
惕也歲已酉同許議古舊原愚老具舊考朝廷議

重大典不宜濫及於菲德之人字下之士屢一封一藝之長自不能逃於明鑒今此一第愚父子之貽譏取笑又不足惜不更爲明公知人之累乎俯衰老久踞虛齋望兒愚非敢知過情之恥當再瀆友人仰懇當事務期得[illegible]此便可衷曲稍待當圖報謝豚兒[illegible]政與長者酌處統候扶掖務繼泥首堦下[illegible]祈[illegible]不盡

十八日

再復閻明府　老叔臺之相愛相成愈殷而愚父子之愧心汗背益甚捷聞即閻再懇不尊老無不盡

諒者又復不盡

二十日

寄戴嚴萃　僕邇來讀易雖無所窺而此心頗專輯有大旨一編亦漸就緒向以爲易是卜筮書今乃知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天地間無一物一事莫非易之所周徧也并無內外精粗小大虛實之可言者卦辭所言如此而爻辭便不同有爻辭所言如此而彖辭又不同道理須如是乃備君子所以同而異異而同也學者不知易如何能折衷參備是則偏之爲害聚訟不能所持以神相往還者致行等

墨耳故園家口與舍親劉熏尊孝廉家口同舟南
來孝廉晉謁渠便知僕之近況也鄒君合禧偶見
錄同人索觀者衆幸再附幾册茅上生于孫鄂然
遺民罕存前刻其詩不知可得一二册否或煩記
室錄一册見賜亦可也大親翁六親翁暨諸郎諸
孫一堂四世講習此段奇福今古罕有諸同人不
及一一

二十四日

再與程念伊　前函以拂兒謝函不堪瀆應大典摽
實致欣左右隨以此意告之縣學謂老公祖定論

我之[illegible]恢[illegible]求[illegible]學謝專函上臺非我兩人所敢

専而臺札[illegible]以[illegible]令 某 聽之例罔 某 女子臣依固

再[illegible]陳於老公祖之前某[illegible]人而[illegible]於[illegible]子若孫

應考蒙本地人相容已三十年今[illegible]大典又復

以外人例目即不復援拒之人未免招人指摘而

況以少年多惡多尤之身當衆目衆手之指視豈

有不[illegible]者乎況名者鬼神之所忌 某 平生自揣

緣[illegible]可[illegible]而[illegible]多[illegible]方[illegible]鬼神所罰而

愚見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於[illegible]老公祖[illegible]下六

屬自有[illegible]此舉者想亦在[illegible]中也鄙見從此

稍知[illegible]老公祖出處之[illegible]曾不朽中[illegible]示[illegible]

日前面悉

六月

初一日

答趙覺夫　天地間只有這件事無精粗大小內外之可言會得此無時無處非這件事聖賢隨人指點總之是這件事五經四子任舉一語皆要歸到原原本本處易曰一致子曰一貫理也中也靜也無欲也極也一而已矣工夫更無兩般下手處便是究竟處此言盡之矣覺夫已了了於心故了了

於口堯夫謂伊川生薑樹上長亦由你說忘已見一段益見虛心事事如此認自無將就肯認處則不及人不為憂矣僕輩所病所急望於同人者總之要在躬上取其不及言者三無忝之

二十三日

寄陳子石　邇來讀易見得乾父坤母率領三男三女箇箇是克家之子當門之婦作萬古楷模一箇大人家家人卦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家道正而天下定矣由此家法推之天子以至庶人家各不同乾坤六子　庶家御無一不同我回

人此日講學不必談格致一只說家人而是矣予
石學易人也憶甲辰在夏峯會用內則一篇故倘
姑此段即以此致定圃公亦可佐講習一段公案
也前付劉令親字不知此時舟可抵滄否亙晤難
期數行肇墨神楷徑還也

二十四日

韓子新以扇索書題此　乙酉六月子新覲于夏峯
同學許子述其近狀如修李空同墓復信陵李倜
暨荃友樊琴諸事皆畢全力以[illegible]若懷竊喜其見
義勇爲類此也予生平愛讀信陵君傳李空同集

故嘉子新之有此理耳因念天下事感於我者不一爻二一居之將日延期而不勝勞矣竭力終不能濟也唯以清不感不應之原而後善其為感應之用同歸殊途窮求其歸之同一致百慮窮求其致之一而已書此以當蕭齋之助

二十六日

嵩翔代子韓處存邢甘以廣三等而天甚蓋衍圖書策諸生時有鄧鎣者以體對曰夫圖書理數而已矣圖出於河而護文用孔圖之以虎易書出於洛而禹箕因之以作範疇卦之數八範之數九而圖

書之蘊已發于朱子作啟蒙以發乎卦之變而其揲也以四三變而一爻其九變而小成十有八變而大成蔡子作皇極以盡乎數之變而其揲也以三一揲而綱以九再揲而目以其引伸觸類而圖千九十六卦與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於是乎備然易之揲四而變三其體方而用圓範之揲三而變二其體圓而用方雖奇偶不同而貫通合一之妙何適數寓乎理理寓於數不滯於跡而達於理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知何縣人存以俟考

卷三十一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三十二

康熙十一年壬子八十九歲

後學　禾年武汝清　武陟王軺　校訂

七月　　九世孫世琴　十世孫金鏜　十一世孫[illegible]　校刊

初一日

讀俠客行有感　燕趙悲歌風日斜而今誰是魯朱家有情女子化爲石無氣丈夫猶讓蛙

或問出處予曰各求心安不向人裁決也因爲一絕

世事漁竿與將壇兩途惟意各求安雲臺多隱

劍臺月滿向鷄鳴靜裏看

天地間凡有盛衰强弱者皆氣也而理無盛衰强弱

之奧而巍然常佈於天高地下之間古往來今之際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程伯淳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則理足以馭氣矣

西銘云乾吾父坤吾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是心廣體胖睟面盎背手舞足蹈的註脚學者要須識得

白東谷曰天下之事因之而已矣事前勿迎事來勿辭事後勿與而事前有思患之防非迎也事後有保終之慮非與也皆因之而已矣而其間難易之數又有天焉雖欲不因得乎

魏環極曰孔門時習之學只是求仁一語盡之矣蓋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古往今來爲一家仁外復有何事

薛文清謂尋孔顏樂處不過天命之性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以此爲樂故王天下不與存焉

鄭端簡謂一家之中父母親族童僕相安耕織雞豚果蔬各遂其生即是一家之位育

明道先生治惡以寬處煩而裕廓然有天地涵容氣

象

人刻刻與天相爲流通蓋吾身之氣無一處不是造化氣機流動可想茂對時育萬物之妙

憶昔在孫文正座上有一通家子來謁官已顯矣公謂之曰我輩今日且不必言對君上對僚友對天下人民只要上對祖父下對兒孫對不過祖父則祖父羞以我爲兒孫對不過兒孫則兒孫羞以我爲祖父餘其後者耳聞者蔚然

初二日

問思多不能寐如何曰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書云思曰睿睿作聖思之功用亦大矣哉孩提之不思不慮與大人之何思何慮絕乎天而人不與不能不與則有近思焉慎思切近著已思不出位君子之九思是已慎思者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邪思一入則顛倒錯亂此心遂作主不定魂夢不謙古人有自上牀使不致思慮事正是閑邪工夫閑其位外之邪思盡其位中之應思思誠者盡人以合天之道也不能不思而得則思焉而得不能不勉而中則勉焉而中困勉之思與學利之思究與生安同歸余正慮此病爲子立

方先療我疾藥多力肯行切莫諱疾而忌醫也

初三日

復賀宣三書 稿入集

初四日

書扇贈裴挹初 子之所慎曰疾其教孝也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未疾而慎則既疾而慎益可知已白東谷之言曰疾求其心之所安莫躁莫急不怨不尤莫移怒於兒孫與僕役此便是病中得道不惟遣病且以養持元氣間親丈有讀宗傳之與諸偈未有不在此處得力者請即以此讀起

初五日

衆山堂示諸兒暨諸孫曾　稿刻入集

初七日

復竇公子求文書　稿入集

十一日

任含真與博兒結姻是日來投書　稿入集

二十七日

與程念伊書　稿入集

又七月

初四日

答趙寬夫問學書　稿入集

初六日

答魏柏鄉相公　稿入集

初七日

寄陳范彭　令嫂云亡回首二十餘年者夫衣服飲食多經其手每一念之不禁淒斷然爲婦事舉無忝所生親翁亦當自慰矣所慊者無血允未免是一段欠事歲之前後欲爲小兒續絃爲卧牀逾年病苦不可言然朋來自遠卻得數良友亦足樂也有江夏吳稜季其父御史名裕中死逆瑞手茅止

生有二十八宏詩稜李切欲得此詩[illegible]於上

生集中錄一册見寄此時郎君定入擲仙桂香發

時當遣小兒往賀蛟門臨路匆匆不盡五初豐曲

水流觴此段雅趣幸爲致念鹿五樹然古爲忠節

悼傷幸得一遺腹子

初八日

大醋見顧夏峯 赤易踏碧若荒崖露色陽久聯恩

駐馬作對且與杯人老懷良友時艱仗異才肩荷

民力竭珍惜此重來

十一日

舊有句云閒嘗尚友論千古能不辟必程[illegible]
涓專上臨民接人應事總一至[illegible]先生
威如取佛首執親之辨錢之真僞片言立辨則先生
於誠也程助揚言於衆曰渥卒之遺方程中允證
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懼我何
能爾也監酒稅者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至將將
殺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
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
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
所盜卒以善去此可謂不怒而威矣荆公與先生

不同道而嘗謂其忠信有犯小過者先生輒曰汝
能改行吾爾汝非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竊先
捕吏及門盜告其婁曰我與大巫約不復為盜今
何面目見之遂自經先生與人交士隱情雖竟俟
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學已入室大堪用
世凡典造禮樂制度文爲以至行師用兵戰陳之
法無不究其極其吏事精密詳練先生可謂通備
全才矣伊川每言某不及家兄非謙辭也余之爲
心意在斯乎
十四日

兼山堂與構斯語　士君子立身行已第一着以誠
實爲主大學之道大矣蔽之以一言曰誠意中庸
之德至矣乎蔽之以一言曰愼獨獨不愼而意自
不誠縱有聲聞未免爲色取義襲君子之所恥也
余平生最敬愛程伯淳伯淳接人應事總以至誠
出之誠自生明明自生威王荆公逐異已者亦稱
其忠厚而僕隸愚民皆不忍於相欺我輩第自省
察果無自欺欺人之事人何忍於欺我如其不然
人誰肯以至誠待我乎故君子只有求已一事則
自厚而薄責於人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已

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極之而位天地育萬物皆已
之事也認的此已宇宙總是一家不認的此已一
家橫分楚越一念之公私達而上者為君子達而
下者為小人夫子憂學之不講而修德徙義改過
正講學之實際也伯淳曰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
字卻是自已體貼出來談學者最怕傍人口語全
不自已體貼一事聚訟數百年不解而因訟生訟
枝葉愈繁矣子學人也於此已有領畧聊述此以
為與語諸同人講習之助

十八日

清涼散引　稿入集

十九日

口占贈湛海和尚　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儒術自儒術仙禪自仙禪法固各爲用無事互相牽尼山遇猶龍敬禮最爲先告子禪之宗子輿亦有緣用世與出世何必論偏全儒門兩賓客共對俱欣然

二十二日

福清魏惟度內江張又益南城吳星若過訪口占以贈嚶嚶鳴鳥好音來老至逢人懶更開遊袂後先

擬玉映鸞看紫氣滿蒼苔　威鳳遐聽衞水滔草

堂星聚未云遲風標依接留青眼況復金聲擲地

詞

二十三日

示同人暨我子孫　甚矣人心之無足時也逐日營

營總是願外不知富不可以求得越分妄求餘殃

在後貪人之有有則爲人所貪如欲千百年富貴

此必不得之數也昔有人自稱爲富貴之家答曰

富貴如何便成家也富貴如以我爲家不應走向

他家矣既走向他家是以我爲逆旅耳郭進建第

落成日列諸匠役坐於子翁右或謂不可公指匠曰此造屋者指子翁曰此賣屋者何得越序識者謂爲名言今之人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位高而顛躓傾危回想卑官而受淸甯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聰明强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强健時天上矣從古及今無人不犯此病若能先見一步蚤退一分必也明哲之士物莫大於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

洪事莫大於揖讓征誅而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能以此眼界呑吐六合萬來漚生大海事去影滅長空任境遇之紛投而識只謂之行所無事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而把柄只在一巳得力只在當下此段受享人人俱足無奈舍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是在我輩一猛省便是起死回生之術此許伯康過耐人援一衞生之偈云自家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

二十四日

復李梅村書　稿入集

二十五日

復魏惟度張又益吳星君三君書　稿入集

客來友人謂無一下箸之物余曰無慮也溪雲峯月正是絕好供給戲爲之句　殘年多病臥荒村不速時來一叩門漫道空厨無物獻溪雲峯月侑清尊

二十七日

李含生視余夏峯口占志喜　相隔三百里五載輕別離君年近耳順我與榮公期遽此幾迴別今來

慰我思友道久淪沒君家能振之允稱宗匠安生
也借一枝沒爲卜宅兆骸骨託於斯澆俗可還淳
扶顛而持危從遊廿餘載曾許不自欺玉粟仁甫
逝此道君何辭忠信質未肆好學豈云遲莫漫言
歸去聊謝一追隨

二十八日

蘇山堂示諸子暨諸孫曾　吾家有孝友堂爾師屋
忠節額之山左劉切孫藹重慶書之迄今五世矣
嘗與爾伯叔相勗勉日夕兢兢恐負二君題額之
意今爾伯叔已矣吾老矣是在爾等勉之哉一人

不類便玷家聲孝友非難事然卻非易事不講日用飲食之間總以一念孺慕為主夫子答子游論孝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與子夏論孝曰色難服勞奉養曾是以為孝乎夫敬不在養之外也色不在服勞奉養之外也曾子養曾晳曰養志必有酒肉必請所與必曰有則其敬與色可知已三必字亦要看的活孔子菽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亦有行不去之時故余嘗謂養口體未嘗非養志也矯而行之則偽矣此處豈容得一毫偽爲哉夜來老夫久不成寐呼兒語雜念漸清沭

孫睡醒起謂老夫搔背癢余謂韻兒曰此念便從

孺慕中出可稱孝友堂子弟矣晨起述之以慰吾

私

秋夜不寐有述　衰病苦長夜坐起力不勝好夢成

匪易良友見何曾骨瘦難貼席眼暗怕親燈呼兒

與共語游思亦漸澄

二十九日

夜長苦不能酣睡憶我二親見背久極思於夢中甍

得一晤因拈此句以志愴惘之懷　處旅忽驚廿

四春每從清夜省吾身獨知一念心難慊隱不違

親愧古人

憶兒等在汴有懷　每憶兒曹入汴京此時此事卻非輕丈夫各有千秋志漫勞倚門望眼瞠

八月

朔日

午睡起有述　壯齡多病老方瘳眠食清安二十秋皇極康甯稱五福福過殊愧德非儔

初二日

客至　秋巷登場禾正香田家樂事卻非常客來不慮無供給作酒還宜作黍嘗

初三日

郝雲海過訪謂予年五十不久當歸塞外作家與先生隔漸遠而賠益難當何以教我乎曰古人五十服官政夫子五十知天命蓋人到五十五倫始備經涉而人事之曲折天命之流行總不出五倫之中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倫理無虧而不免於貧賤患難者天之所以位置公者更遠且大公之自處定裕如矣別有問答在寬夫錄中

初四日

寄李松友　書入集

初五日

復李梅村 書 入集

初六日

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三復斯言眞令人愧而欲泣且晝牿亡之時此心之在與不在不暇去問雞鳴平旦之頃良心來復之會當於此時認取此時而不認取終無求放之時矣心在則晬面盎背無入非自得之時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尙可覥焉而爲人乎夫子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由戶莫由斯

道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皆是爲放心者下藥而人不悟也一悟當必猛然汗下孰背以天地父母所生之身而甘與禽獸不遠哉不待存而自不放生安一流人嘗存而不放學利一流人放矣而求焉即得困勉一流放而不求求不復得即有一念乍見之惻隱卒然之遊惡電光石火無濟於事則聖人可柰之何

心之放也非謂得罪名教居然不齒於人然後謂之放回之三月不違會之吾日三省心存而不放也

其餘日月之至果違甚暫皆不許其爲仁歸之過商之不及俱有不可保之時所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小人之放與此正千里耳人人有証聖之路只一求放心盡之心即不放仍覺其放乃眞求放心者也

初七日

寄語劉霞之　邇來成我存談學專言耐字謂涉世立身須有得於耐之義方能有成要耐的貧耐的賤耐得屈辱耐的小人耐的橫逆舉史冊中唾面償金辱馬牽牛等事一一搜出以爲磨礪之助老

夫每以此語同人冀爲勗勉搆斯推尊子新顏兒
推劉震之咎指其專歷歷余爲書曰吾曩而病然
自省察尙覺血性猶在二子於此處裕如此便是
眞實學問顏子犯而不校必是曾子眼中會見他
不校非口頭虛語也二子益矣匡余不逮因郎君
吉士來云吾丈山中養病磨口未瘥耐之一字可
謂一粒金丹述以誌勉

初十日

步成我存韻　斗山久矣慕先生並覩霖膏奏治平
名世乘時功欲就大儒明道氣先迴忌飛京聲譽

魂羅札到荒村鳥雀驚病榻披衣儼居對天涕泚

北雨襟橫

十四日

病起自慰既賦思賢更懷良友見余平生之所樂也

家世容城之士族仕宦不顯居家庭書香一脈

逾百年生平良友西江鹿先人祠墓豈輕離無田

可耕居之屋故人邀我過百門暫借一枝爲巢宿

旅處官紳幸相安士風淳厚客不逐共城太史衞

郡蘇陽武錦帆新一六公望今日之林宗舊契靳

涸意雍穆五人不速時相過都忘忌諱吐心腹大

夫之賢士之仁暮年何幸蒙陶淑且有高朋自遠來不嫌野外供粟菽漫道人情似秋雲病叟到處皆骨肉

壬子秋偕郭駿臣任含真兩道契　任生未入關揲子不■事同人共徘徊我獨觀識器順風多擾排得力在拂意憂患生之途前賢言已備於此不動心便是學問地二子有同心斷金乃其利

十五日

憶往示秋試諸兒孫　倏忽行年八十九閒來往事一回首還思俱存無故時此樂人間眞稀有椿萱

繼殖荆花茂白頭猶及負相守塤篪聲餙鶺鴒和鳴孫曾遶膝神欲抖我比柴桑多一男半事紙筆半南畝見孫五人入秋闈學未成章心徒幅老夫公車十二上親嘗辛苦不在口小子覩場好讀書富貴豈容以求取

十八日

九經抄序　九經抄郭子駿臣手錄以爲明學之地其用心亦良苦矣予謂經書任從何處理會無不可直証源源本本蓋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於萬殊自堯舜以至孔孟自孔孟以至程朱只有這件

事學只是做這件工夫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則不貫矣郭于自序之言曰道無大小無微顯無古今目前一事而天地人物盡在其中此段須會不借九經之抄而郭子卻自抄九經而始有此一段妙悟耳學術人品文章事功只是這件事時至事起不待安排老夫行年九十四十年良友提攜依稀見得此段光景駁臣一口打并出來子益矣操存舍亡涵養擴充勉勉勿怠

十九日

與諸同人曰我輩立身當以千秋自命方是有志若

只爲一鄉士一國士則自待亦甚薄矣然究其實則一鄉士亦未易稱也一鄉士就一縣言善蓋一縣始謂之一鄉士然其規模則止於覆一縣覆一國則不能矣況天下與百世之上下乎賢者之規模自能覆一國大賢之規模自能覆天下聖人之規模自能覆千百世上下其器識自不能强也學者變化氣質要就其所有諸己者而日日擴充充實之美而光輝自生由一鄉士進而爲一國士天下士總從此可欲之善做起而美大聖神豈外此而別有他道哉願我同人今日須先求有諸己者

是何物事有而據之勿令失墜則善矣

二十一日

濟源薛空如自省試迂道顧我夏峯甚歎其貧而有志也書贈　苔蘚滋濕徑耄年臥病頻何緣聲氣好嚶鳴山谷春玉川空如子省試渡歸津迂折百里道徒步踏勞塵顧我夏峯側訪我百泉濱入座展晤譚昧投而意親挑燈傾欲語羞言白髮新此志期不惰須先矢守貧菜根些齒斷孔顏樂未湮余也四十載良友共披陳今日卻持贈應目為詩珍朝行見遐集道我問清暇

二十四日

洤孫秋捷赳汴謂之曰些些小得意與些些小失意而遂改其常度者固是器識之小亦緣不知學之故不學墻面人生不幸莫大於是爾今日立身之始須有一段抵攃流俗之志

二十五日

阮嗣宗步兵贊　余偶與錦帆諸君子有竹林之約渭公以其家藏七賢圖拈分題余得步兵遂爲之贊　希踪明哲沉跡麴蘖赫黯昭婚六旬辭醆會冀咨謀郤爾陳設廣武睇觀見存庸劣紛紛市覩

另闢一椽陶陶竹林滄桑漫閱疏致壼提儼在坐

列策杖來尋影若扶挈

二十七日

長垣郜雪嵐過訪次見貽原韻　耄年遯里百泉濱

策杖竹林問逸民桑梓名流逢客地芝蘭淸韻襲

幽人三湘化雨銘勳鼎五岳和風散幅巾見說南

山橋色好萊庭彩舞羨長春

九月

初一日

與諸同人曰夫子曰一貫而曾子以忠恕明之何也

蓋夫子所言者道而曾子所所指者心也忠者中心也恕者如心也舍忠以言恕而道何以立於不涸之源舍恕以言忠而道何以遊於無礙之域惟忠恕合則能盡己心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能推己心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渾言之曰道實指之曰忠恕試思我輩有一事一念之忠恕則一事一念無不可行一事一念不忠恕立刻便行不去不必向夫子問一貫第求之吾心之忠恕而足矣

初六日

老夫從來性急胸襟不喜俗人俗事然人安能脫俗

享安得盡雅不能耐俗亦不成雅甚至於屈辱亦

要能耐耐得屈方得伸耐得辱方得榮成我存耐

齋說當置案頭

初九日

喜張尙若鄭君舉孝廉詩以賸之　喬木淸陰誦兩

河菁菁玉樹燦榮柯南山霧雨斑斕映北海扶搖

晉漢摩華履殷聲尋祖武金蓮燭影接鑾坡毫年

舊好聯新譜魂夢欣馳淦水過

十二日

楊映斗三兒弟見顧口占以贈　山容蒼翠景秋妍

載酒尋遊採菊天竊喜過門聯雁序爭輝花萼影翩翩　五倫獨有弟兄長白首從遊竹馬行觸我鶺鴒原上憶一尊聊爾共飛觴

十三日

與李煉菴書　稿入集

十四日

王裕卿家譜序　稿入集

十九日

贈郭芝仙主試中州　驅車言邁逅中途無極和風滿路開侍從金門天際迴樵歌山谷旅形孤一朝

額傍膺宸簡百載論文勤士模髫子迴隨桃李燦

燕南豫北巧緣符

贈鄧秉衡主試中州　識韓歷載憶東昌河朔回膽

道路長名世應期掀事業宗工翊運煥文章中天

樸棫迎春麗上谷飄遙沐日光咫尺衞源輝紫氣

扶筇不及侍途傍

二十二日

復段子襄書　稿入集

二十三日

答馬晉仲問　稿入集

十月

初一日

吾友鹿江村沒三十七年矣焉子胄仲忽出其四十年前癸酉所倡和詩一首余一再讀之宛見吾友之眉宇神情於字裏行間也口占步韻　江村千古士之子幸如何片語經題重千秋投分多耄年懷舊雅小友寄高歌北海亭回首誰云成逝波

初四日

途孫自汴歸是日祭告祖考

初五日

復鄭芝仙　書入集

初六日

鄧元圃　書入集

初十日

口占別馬晉仲　搔首憶甲申往事不堪說謁帝恨

無門岳擢欲手挈奮臂數長纓之子眞英傑所謀

雖未諧心同星日揭東海訪成連溟渤滌煩熱一

朝雁信訛不禁聲哽咽旣喜接鄧函復喜來車轍

曳履對牀頭挑燈共懽悅罇酒話離遝長途愼風

雪子年近耳順我亦榮公列一別十二春再經幾

回別

十一日

復戴巖犖 稿入集

十二日

答陳子石問學 稿入集

十三日

寄王夢魏讀禮 稿入集

十五日

爲第九孫洛投婚書跋裴挹初臨危之劄也

十八日

寄廖楷孚明府　學貴章句以志貞此日提綱又一
新千古圖書歸法麗兩河桃李競先春于春夙柆
三珠價公琰原非百里人穩于擔簦擬立雪村麗
明月指迷津
寄楷孚書　稿入集
十九日
復李梅村書　稿入集
龍谿箴論序　稿入集
謂立兒等曰凡裁答書札應酬文字隨人指點此中
有無限提掇鼓舞接引曲成之妙用在焉所謂筆

墨之靈辟之不可已也文章千古事不朽寸心知切不可草草視之試看古人文字其精光自是不磨

二十日

語諸同人　人有一碗肉一斗酒而即醉飽者俗之則難容矣再倍之必傷食而身病此豈養生之道哉好吃獨食者身病而不鄙言利者必欲專之於已毫不肯分惠於人人之欲利孰不如我余嘗見談學之人犯此病者亦不少初以偏見而成勝氣不獨輕薄目前人而再苛求前輩此皆好吃獨食

之意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二十二日

爲熊洛叙拙恐居學言序　稿入集

二十三日

楚人楊職方司兆傑字慕廬過兼山堂再拜稱贊菴

友人有排律三十韻其友王式駿亦有詩

二十四日

爲張貞子字說　稿入集

二十七日

陳國鎮千里衝寒覷余夏峯恐其速歸賦此留之

濶別經四載朝來遂我思暫收哭妹淚榻畔慰衷
遲午夜挑燈話聲嗌尚忘疲汀村没云久獨子能
守師此中私淑人正賴交倡之善發師之蘊藝哉
共扶持莫漫輕言去新春是歸期

十二月

初一日

題江凝之學道淺言　數年頻見未能知相士多慚
空相皮學道源流差有會淺言託寄繫深思　學
問闇然未易識丈夫嘗嘆不逢時君年七十一編
出千載子雲應有知

李升如不遠三百里衘寒覘余夏峯見子如見父也喜贈以詩　數載不相見相見未云遲一日衘寒來奕奕挺英姿風霜不能折客路凜脩持不受流俗沒便是脫穎時耿子爲師友無庸慮見歧況能讀父書開朗有襟期憶與而翁交生平不忍欺知巳沒巳久寤寐儼在玆今朝接象賢恍如睹鬚眉仁者必有後天道元無私而翁應含笑老夫喜題詩

初二日

獨坐　蔬食貧知美布衣閒覺尊靜中看未發聊以

甯心逸

曾孫婿王郎子存器識端凝言笑不苟北愚君可謂有後矣爲二十入字志喜　英英眉宇廻非常家世出來稱善良光我門楣思舊好鳳毛指日看飛翔

初三日

古人所謂氣機言鼓舞人心之道也善鼓舞人者偶拈一事令人踴躍百世後猶有生氣況目覩之者乎海樵子日渡汀之擊楫陽門之弔卒雎陽之哭像其殆知此道與

初四日

常存不滅者道也天地生生之機也人不聞道形存而生理亡矣苟聞道則我之動靜語默渾是一道道在而人在矣或問道何以聞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聞道之工夫問聞道後如何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聞道之光景

初七日

晨起　眼睛既難覩細字耳聾未易聽高聲天來大事都休問一日三餐歷五更不聞道不能如此

十五日

魏蓮陛不遠千里築室兼山堂東畔編輯北學手自
謄錄志足嘉也余時坐其榻上倦即眠相鄉相君
額日雪亭余平生以師弟友朋為樂因口占二十
入字　築茅相傍共嚶鳴北學一編寄遠情此日
雪亭誰著眼後人指點自光生

二十二日

北學編序　稿入集

十二月

初一日

淇水李生挺孫應麟各奉父命覩余書爲一絕　遣
袂同氣最相親百里聯翩覩故人歸去但言衰朽
囑世間樂事在人倫

初二日

乾卦五爻皆稱龍三爻變文而稱君子君子正謂龍
德之人也聖人作易以立人道三四人爻也終日
乾乾夕惕若字字緊切聖人憂患天下之心眞無
窮也夫

郭公望舉第三孫口占志喜　聞君曾說夢蘭遲
客爭傳湯餅詩池上鳳毛今所羨頻年三報長孫

枝

初四日

尋亭與蓮陞熙侯語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性盡人性物性以贊化育此等事非堯舜禹湯以聖人而在天子之位如何能做的先儒謂師冕見一章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此便是聖人贊化育處讀論語看聖人要在此處著眼此人皆可以為堯舜塗之人可以為禹個個人心有仲尼滿街皆聖人捧茶童子亦會慎獨之意學者識得此意日用飲食起居何處非性命流行

第在擴充而推致之所謂由能有誠愚必明柔必
強矣

初九日

學者先要有把柄則日用間著衣吃飯應事接物一
一都有歸著無把柄則茫茫然無所適從心不能
爲身主身焉能爲事物主日月空馳流光虛度真
可惜也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由戶莫由斯道
只是如此

十二日

口占贈蓮陞熙侯　九十夏峯叟健食復安眠不讀

養生書非禪亦非仙無事不生事爲後不爲先雪

亭有同心一夕是百年

十四日

答趙寬夫書 稿入集

十五日

新鄉張欲翕字動子來贄

二十四日

與魏柏鄉書 稿入集

二十五日

與崔新安書 稿入集

二十六日

示淦孫　士子赴公車親師取友是第一緊要事爾入都面崔玉階著伊差人引去見蔚州先生定有以教爾也訪陽城白先生長君爲後日見白先生之地可同耿子亮去拜成和州公楊職方處訪問吳陵季令婿駿臣震之諸同人素極嚮往蔚州先生不可錯過庶不負此番公車耳

二十七日

復崔惕菴　稿入集

復李素園　稿入集

寄張上若　稿入集

二十八日

我登賢書在萬曆庚子迄今康熙壬子蓋七十三年余九十矣姪孫將赴公車口占以示　我生十七登賢書止第不收十次餘今日有孫能繼祖父看孺子赴公車　英英多士萃京師憶我當年結社時海內故人零落盡見曹應自有新知　討程燈節入長安風景昔今無二觀學問果能有自得鳶飛魚躍眼前看

孫婿楊蔵甫讀書夏峯八年今歸去爲路口占用以

志勉一以非麋鹿難常聚其學八年今別離五世欣然無間隔歸家骨肉是良師　伯氏吹壎仲吹箎高堂逞其順夫奚疑立身之道別無法家運隆昌只在斯

日譜錄存卷之三十二終